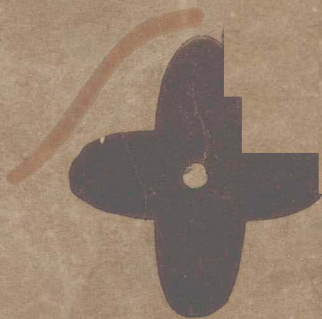


戈理基文系



魯迅編

戈理基文錄

編 迅 魯

譯 等 石 柔

上海四馬路

光華書局印行

1930

一九三〇年七月付印

一九三〇年八月初版

1—2000册

本書實價大洋八角

版權所有不准翻印

M. 戈理基自傳

一八六九年三月十四日，生於下諾甫哥羅 (Ni-Novgorod)。父親是軍人的兒子，母親是一個城市的紳女，祖父是尼卡拉亞第一世的軍官，因虐待部下被免職。祖父秉性嚴直，行事不苟，父親在十歲至十七歲間，共有五次從祖父那裏逃了出來。他在最後的一次，竟得永遠脫離了家。從巴爾斯克 (Baltsk) 步行到下諾甫哥羅，在那裏做了麥布陀的學徒。很明顯的，他是一個才智兼備的人，在二十歲時，便已被任爲哥爾濟 (Kozlin) 輪船局在阿特脫達 (Atchuta) 分局的總經理，一八七三年，從我這裏傳染了虎列的惡症，竟不幸死了。據祖母的傳說，他是很聰敏，很和藹而又很愉快的一個人。

外祖父是一個伏爾加 (Volga) 河畔的苦力，經過三次的遠行，遂成爲白拉雷

(Boris) 商人石也夫 (Степан) 的高傑的商品代辦人，不久又從事於染紗的操作，獲利頗厚。積錢很多，乃在下諾甫哥羅德開設一個大規模的染坊。不數年間，他在城中購置了幾座房屋和三個染坊，織花紋，染物料，營業很為發達，他又被選為行會會長，連任至三年之久，終因推選舉手工業首領落第，認為莫大恥辱，亦遂辭去行會會長職。他是一個很迷信的人，專權吝嗇至於極點。活了九十二歲，在臨終的前一年，即一八八八年，他病得不能發聲。

父母結婚是由於他偏自己說主意的，因為外祖父於無親無眷的而中途又沒把握的人，當然不肯將親生的痛愛萬分的女兒輕易許他的。我的生活絲毫沒有受過我母親的影響，因為母親以為父親的暴率，原因是在我身上，所以她不甚愛惜我，不久又到別處去，將我交在外祖父手裏，開始受辟薩梯爾 (Petr) 和却沙司洛夫 (Klascov) 的教育。七歲時進了學校，一共讀了五個月的書，無絲毫的成績，對於學校的校規和同學們，又是非常仇視，因為我所最喜歡的是離羣的生活。在學校

感染了瘧疾，硬拋棄了學業。此後他還報名去求學。在那時候，母親因肺癆急症而死了，外祖父為此懷恨得很長久。外祖父的家庭，人口是很龐雜的，有二個兒子，都已結婚。生有子女，但除外祖母外，沒有一人是愛我的，外祖母是一個很慈藹而又體恤的老年人，我將盡一生之力來表示我對於她的敬愛。舅舅們喜歡過着闊綽的生活，就是說，他們在飲宴的時候，酒菜調劑，喫備飽滿。沉醉是很尋常的事體，沉醉後或相互毆打起來，或同客人鬧酒架來，有時同自己的妻子吵起嘴來。這一個舅舅總挾他自己的兩個妻子，另一個總挾他自己的妻子。有時也把我毆打，所以在這一種環境之下，當然談不到什麼學業的影響了，況且我的左右親友都是一些不識字的人們哩。

八歲時，我就在一家鞋舖中做學徒，作了兩個月的工，因為掉翻一個沸騰得炙手的湯，就被送回外祖父那兒去了。外祖父為增長我的體力起見，又將我送到圖案師做徒弟，一年後，因生活條件的痛苦，而又離開，在輪船裏做了廚師的徒弟。

廚師名米哈以爾·安托諾維支·史慕利(Mikhail Antokovitch Smury)，是一個年青的退伍的下級軍官，而又富於體力，還是極學的人；他引起了我對於讀書的興趣。以前我是仇視一切的書籍和報章的，但經過我這先生循循教誘的結果，使我深信書籍中有無限的意義，我也愛讀起書來，第一部使我廢寢忘食的是『關於兵士迎救大彼得的故事』這部書。史慕利曾有不少的箱櫃，裝着反叛的小冊子，這可以說是全世界上最爲光怪陸離的圖書館，當上對好森(Arkathausen)的傑作與涅克拉梭夫(Nekrasov)的著作，堆雜在一起。柳娜·拉薩利弗(Anna Rasaliph)的書籍與『近代名人著撰』又放在一起。這裏有六十年代的『火星』與『信石』以及小俄文字著述的一切書籍。

從那時候起，所有的書籍一經過我的手，我就差不多都覽過了。在十歲時，即開始作日記，從生活中及書籍中所感受到的心得和思想，全部記起來。以後的生活比較得複雜了：販賣神像，做過格獵士·蔡葛正(Grigz Yevaitain)鐵路的路

警，在臥室中住過一個時候，周遊各國者好幾次。一八八八年，在喀什（Kashan）爲旅客，開始與學生們相識，並參加自修班的工作；一八九〇年，我就感覺到在智識份子中鬼混，不是一個辦法，因又開始了流浪的生活。從下諾甫哥羅，蔡利正，唐（Don），烏克蘭，直至倍薩拉比亞（Bessarabia），再由倍薩拉比亞到克里姆的南岸及黑海的科彭（Keppen）。一八九二年十月寓於蒂佛利斯（Tiflis），在『高加索』報紙上第一次發表了我的著作——『Miserable Oedra』。這篇文章頗受一時人們的讚揚。自移居於下諾甫哥羅後，漸從事於小說，次第發表於『伏爾加』報上。該報樂於接受我的小說，每一次都有發表的機會。寄到『俄國新聞』報去的『Armenia』二三，亦屢屢載。這些我不能不有這樣的一個幫助，就是各地報章之易於發表這一類新進作家的文字，確是一件奇怪的事情，我認爲這種事實，不是證明出自編輯者的善意，便是他們缺少一種文學的根底。

一八八三年與九四年間，我在下諾甫哥羅與科洛連科（V. G. Karavank）相

說，他在文藝上給與我的幫助，我是沒世不忘的。他所指示給我的，實所謂罄竹難書，我得益極深。所以我的第一個教師是當兵的史慕利廚子，第二個是辯護士拉寧（Lainin），第三個是『超社會』的卡留齊尼（Kalinin），第四個要算是科洛連科了。

我不應該寫了，在我回憶起幾個故人的時候，我已不禁爲之神往了。

M. Gorky

瑪克辛·戈理基

P. S. Kogan 著

雪峰譯

關於瑪克辛·戈理基 (MAXIM GORKY)，人們已寫了許多書籍，此後也還要寫下去吧。他靈魂的個性，多麼鮮明且複雜到幾乎要被人看作完全相矛盾。偶然一看，彷彿覺得戈理基是近代文學的活動，在那樣大上似乎是個混沌，在關於他的觀察及觀念上，則各及於科學，似乎有所。但從戈理基的初期的教育，他的藝術的處理及他的信仰，在我們在『俄國文學的過去與未來』，『我們文學的過去與未來』，『俄國文學的過去與未來』等書中，我們已見得戈理基特別的寫實的手法，或幾乎可以稱為『寫實的科學』之詞之語。對着廣闊的海。

『寫實的科學』為個人主義，是否現在也還殘留着呢？我重起關於戈理基的『海之歌』時代的熱烈的論爭。雖是發作的，然而有熱情的學生們。

會圍着這個起過論爭。就是在那時候，也起了這樣的疑題——爲了什麼這鳥想飛昇到『無限的蒼空』呢，什麼這這鳥底敵手呢，到底這鳥是在追求着什麼的呢？爲那時代之智識的指導者，又是批評界之權威者的米哈伊洛夫斯基 (M. M. Kovalev) 或蒲洛特波波夫 (B. Plotnikov)，竟至夢想從這『鷹』上，探求政治的問題。這個『戰鬥底祝福』，或戰鬥而求戰鬪的這心，叛逆的個人主義者底渴望，既無目的亦不求功果的渴望，對於養育于俄國文學之社會的傳統裏的新時代，是並不能成爲指導的原理的。巴理芒特 (Balmont)，或梭羅古勃 (Solov'ev)，還有那時代的勃留梭夫 (Briusov)，對這勇敢的個人主義，不會呈獻了熱烈的讚辭嗎？還有，當時在俄國的智識階級之間，尼采底『察拉圖斯屈拉』底箴言，豈不會具有魅力嗎？然而在人生活現實性，以理性的，組織的，計劃的，又確實的勇氣爲必要的時候，他乃提倡了這『勇猛的狂者』之讚美，却是什麼緣故呢？

——這些問題，全是起于三十年前的事。但就在那時候，也可以感到戈理基底

『勇氣』，和巴理芒特或其他人們底勇氣，是不同的。于詩底方面，後者（巴理芒特）是呈示着頹廢的前兆，而反之，戈理基底『勇氣』却顯示着生活底原理。象徵主義者或世紀末主義者底努力，和資產階級的環境相結合，確實地愈加變形為陳腐的修辭學了；但戈理基底旋風一般的勞力，却摧落了自已底性格底混沌的性質，開拓出進路，而這性格便成了使活動組織起來的鞭策力。就是，尼采風的個人主義者，變形為一個社會主義者了。浪漫詩克的詩人，成為人生的學生了。于是，他開始十分注意地，思慮深深地，研究起人生的材料來了。

達到共產主義，是各人各有他自己底路的。戈理基出發到共產主義的路，是一個強烈的人類底個性。他不將革命看作單是經濟關係和政治組織之整理——而以爲革命底完成，乃是人類個性底，即從內部的人類底變革。在革命所戰爭着的無數的戰線之中，他以為這戰線（個性纜索），是專屬於藝術家的。壓迫底無數的形態，行於資產階級支配的時代，但在那時代，戈理基便已由此首先覺到，人類個性底破

境，人類欲求被伸腰的處，天才被凝固，沈重的壓迫，是妨礙人類發展，要將人類帶到地下去的事了。現在那篇所寫下的可驚的著作底系列被下去的時候，人們的記憶力明瞭地看見一個主義出發的這有名的作家，這一個社會主義者為至社會主義去的目標吧。在『底底·福馬·戈爾登耶夫』裏，描寫着當政下的人們底五月一日慶慶祝，而他是次實地使勞動者們的一方所牽引去了。『照他底說話則『那被人生所驅逐，所毒害的真實的個性，也能在他們之中，愉快地自由地呼吸的』。他完全是被藝術的探求之拍車（譯者按：刺馬使進的器具）所刺激，又爲了創造的努力和其擴大，向着無產階級這里來了。使他急急乎上了社會主義的極的最初的刺激，並不是社會關係解剖；那個是藝術的衝動。他之向這里來，並非因爲自己愛馬克思主義的學說，領會了資本家底個人主義的無政府，非由組織着的集團主義來替換不可，以及資本家是難逃的革命的底路之障礙物，這革命非由作爲階級的無產階級來完成不可的事的緣故。他倒是走着對於那感倒了對人類底天才開拓着無

限的窄小的勞動階級的服役的路，向着這里來的。從這以來，有時他混亂着，有時是踏着革命之路，有時又退還于『停止』了。雖然如此，真的藝術家，具有他的意思的高貴的心的人，是遲早總要走進革命中，和牠攜手前進的，戈理基決不會退却邊。而且他無論在什麼時候，對自己都是忠實的。

他底著年底難以否定的效果，首先恐怕總非歸于因了他自身底精神強題底要求，對於一切現象都能接近的那他底能力不可的。戈理基不斷地說着直接的經驗。他決不會藉哲學化的事，說出話來。他避去推定法。關於這事，我去年夏天在彼得堡多訪他的時候，是能夠實際地知道的。在那里，我有了和他談及種種题目的機會。偶然一看，他底動作，在智識階級的人，要覺得有些異樣。例如，對於要或一稱頌的判斷，或為普通的那樣的質問，戈理基是舉出不分明的有些難于解釋的實例來回答的。我向戈理基提問蘇聯在俄國底政治的意見的時候，他並不直接回答，却說起他底彼得堡學校長的哈曼（烏克蘭）近勞的二三學校，但是一

例。學校的生徒們，曾送了信給戈理基。『你看，』他對我說，『在數年前，我也就這學校的學生，接到一封信的，可是現在，從這同一的學校，我接到數封信了。但這是怎樣的不同，是怎樣的急激的進步呵，和我們時代的小孩子一比較，是完全兩樣的。』這就是他對於我關於蘇維埃政治的質問的回答。在戈理基，革命云者，首先是學校底生徒，是他路上遇見的農民的生徒，是工場勞動者，是智識人，是哺育着自己底夢想的那數百萬的人們——喜着悲着的多數的民衆底生活；惟這些，纔是這偉大的藝術家用以批判歷史的事實的標準。從戈理基那里，我們決不能聽到高尚的議論。我曾向他徵求過關於現代蘇維埃文學的意見。關於瑪霞珂夫斯基 (V. Mal'kovsky) 或革拉特珂夫 (H. Gladkov)，關於無產階級文學者和『同路人』的論爭，乃至關於討論無產階級文學底本質的論爭等等，我是豫想着他底意見的。但是戈理基，對於這質問並不回答，却說起了那關於烏蘇里地方的荒野有所記述的阿爾綏尼夫 (Archiev) 底著作。他非常稱讚這著作，接着便將關於蘇維埃文學

十分有用的無數的題目，說了下去，關於蘇維埃文學很爲痛切的諸問題，爲蘇維埃文學底論爭之標的的諸種題目，關於流行作家，戈理基底意見是漸次地在新的光之下展開了。因議論底熱中而發生的多餘的皮殼被脫去，個人的要素被除去，關於我們的文學的現實的問題，便如明瞭的浮彫地現了出來了。

戈理基底這特殊的方法，因爲是依據了豐富的經驗，對着事實的思慮深深的研究的緣故，是有服人之力的。戈理基在看書，看得非常多。他說及我們底科學上的文學；說及不是所謂藝術家，還沒有被職業的批評家所知的作家；也說及那邊沒有出版的光榮的『半』作家，將他們底著作送給他看的人們。然而戈理基，從不會想創造世間的人物底印象。他徹底地是現實的人。他不會實際地生活着的東西，或和自己底經驗沒有連絡的東西，對於他底良心是癩蛤子。而且在他底觀察裏是沒有餘地的。然而戈理基，從俄國底窮鄉僻壤的乞食，到他的生活，以至達到世界的盛名底頂點止，是經了廣闊而又複雜的路而來的。他接觸了各色各樣的國度，各色各樣

的人們的各色各樣的人類圖集，各色各樣的性格的人們，而這些，却存在這偉大的國家和思想家的人底偉大的精神中，還沒有充分地，科學的地，盡行整理，尋見了適當的處所之觀。

他底最後一著作，尤其「克林·撒謨度之生涯」，曾惹起了許多的議論。這著作，有許多人是不喜歡。誰體缺乏統一性，又為鬆弛，材料是亂雜的。然而在這著作裏，依然包含着我們最偉大的人物在半世紀間底觀察和經驗底總量。這著作，倘若『傾向的』這句話，解釋為不僅是入底描寫，而是誘導讀者去思考，關於入生底最瞬間的問題的這種意思，那麼，是最傾向的的作品。戈理基是從長久以前，便不是為入娛樂而寫東西了。他不斷地教導入，對入發忠告。在他底著作中，住宿着指導人們底意志的實際上的目的和欲望。對於在追求所解釋的意思上的故事或小說的文學，他是厭了。他在將各色各樣的態度——人們，各色各樣的階級的人們，各色各樣的教養的人們，例如從著名的科學者或藝術家起，至窮鄉僻壤中愛文學的農